



林淑华 著

生死恋

5

封面设计 邵秉坤

生 死 恋

林淑华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9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32 1/32 印张9.625 插页2 字数188,000 印数056,001—170,000

1982年8月第1版 1982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03·292 定 价：0.74 元

内 容 提 要

温婉多情的少女林淑华，与邻里青年徐惠民相爱，因门第不当而受到种种阻挠。但两人山盟海誓，不为所动。徐惠民因此更加发愤图强，力求上进；而林淑华亦忠贞不渝，矢志等待。经过十年的努力奋斗，惠民学有成就，淑华挣脱樊笼，两人方得结合。

岂知好景不长，人生多舛，徐惠民因积劳已久，复染肺疾，婚后仅两年，竟弃妻女而长辞人间！

林淑华骤遭此变，痛不欲生，然忆及徐惠民临终嘱咐，方强咽血泪，独力负起抚育遗孤的重任。

作品系自传性小说，故事乃作者亲身经历，字字血泪，真切感人。写对封建势力不屈不挠的反抗，表现男女主人公的意志和精神，十分坚强勇敢；写男女恋爱，不落俗套，反映了男女主人公的品德情操，至为高尚。写的虽是四十年代的生活，但对现在的青年仍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重版自序

《生死恋》是我三十多年前写的一本旧作，写的是自己年轻时一些不幸的遭遇。它好象一场噩梦，虽然经过了三四十年，还时时在我的脑海里重现。

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封建意识很浓厚的旧家庭里。为了想摆脱家庭的束缚，争取婚姻自主的权利，我苦苦挣扎了许多年，饱尝辛酸，受尽磨难。好不容易从封建势力下挣脱出来，而战争、疾病、死亡、贫困，又把我层层包围起来。我面对这险恶的处境和沉重的打击，心头刻上难以磨灭的创伤，只觉得万念俱灰，前途茫茫。这时候，《伉俪》月刊编者吴好好先生建议我把这些亲身的经历书写出来。后来又在他的帮助下，把我在《伉俪》月刊上连载的《生死恋》出版了单行本。它从一九四八年初版至一九五〇年共印了五次。每次重印，都要引起我痛苦的回忆。

三十多年过去了。

这期间，我身历新旧两种社会的巨大变革，目睹两种社会制度的不同所在，使我深深地体会到：几千年来封建社会所造成的那股顽强的恶势力，不知残害了多少多少的青年！正象徐惠民医生说的那样：“‘礼教’这两个字虽然是无形的东西，但是它却残忍地吞噬了许多有为的年轻的生命的。”

那是一个吃人不见血的社会！在那样黑暗、冷酷的年代里，青年人要想摆脱封建势力的压迫与束缚，求得光明、自由和幸福是多么难啊！徐医生的不幸去世和我自身所受的种种苦难，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

历史在前进，社会在变革。新的社会已经来临，旧的时代终究结束了。过去的这场噩梦，也就让它永远埋葬在心底吧。

不意去年七月，浙江人民出版社的两位同志来访，说该社有意将《生死恋》重印，征求我意见。我思虑再三，犹豫不决。因为我考虑到这样一本幼稚肤浅的旧作，今天重新出版是否合适。同时，我不愿埋葬在心底的那场噩梦再一次在我脑际重现，再去尝受一次回忆的痛苦。

另一方面，我把自己过去的种种遭际与今天社会在恋爱、婚姻上反映出来的许多问题联想起来，感到旧时代的青年男女要想取得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权利，需要付出多么重的代价，作出多么大的牺牲；而这些，生活在八十年代的青年（包括我自己的孩子）是难以体会的。反过来说，我为今天已经获得这些权利的青年们感到幸福，同时觉得他（她）们应该珍惜并维护这些权利。有时看到社会上在十年内乱中形成的一些不良风气也影响到了某些青年；也看到在某些地区父母包办的变相的买卖婚姻还在发生，青年男女因而被迫丧生的惨剧也时有所闻，不禁感慨系之。这种现象，不由我不想到封建制度在中国统治了几千年，而解放才三十多年；封建势力虽然已经被推翻，封建意识却不是短时期、不是那么容易被肃清的。它不仅在老一代人的头脑中作祟，也或多或少侵蚀着年青的一代。这还不值得引起我们警惕吗？

出版社同志经研究，认为今天重印《生死恋》还是有它一定的现实意义，所以建议把它重新出版。我因有上述感慨，同意了出版社的意见。但这终究是三十多年前写的一本旧作，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主要是自己的文化水平低、文学修养差，内容方面无可避免地存在着缺点甚至错误。我恳切地希望读者能给予指正。但为了保持历史旧貌，我没有把它修改；旧版上以前未经校出的一些错、别字和漏字，趁这次重版机会作了改正。

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同志还去访问了三十多年前曾为《生死恋》写过“读后感”的周振甫先生。周先生在那篇文章中不仅给予我很多鼓励，而且也指出了不足之处。我很感谢他对我的帮助。但因我不认识周先生，所以一直没有会面过。想不到这次因《生死恋》重版的缘故，我终于有幸见到了周先生，使我非常高兴。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而且，从周先生那里又打听到了吴好好先生的确讯。这是又一个意外的收获。当吴先生得知《生死恋》将重版，在抱病休养期间，不辞辛劳，为《生死恋》重写了纪念文字，更是使我感动，我谨在此表示谢意。

林淑华

一九八二年五月

《生死恋》重版记

《生死恋》在八十年代的今天重版，确乎出于意外。如果说文艺着重反映生活的真实，那末，《生死恋》确是反映解放前的生活真实，真人真事，有血有肉，哀感动人！虽然距今差不多三四十年，社会环境变了，生活方式不同了，可是这种生活真实的反映，并不改变它的感人力量。作者对于重版时内容要否修改，曾向我征询意见；我认为《生死恋》的价值，就在于保持了它当时的生活真实，不仅有认识作用，而且作者是饱含着血泪写的，所以还有感人力量。只有保持原作，以存其真，正象名译作家钱钟书解放前出版的《围城》去年重版时那样，才能保持它反映当时的生活真实，才有认识作用与感人力量。

《生死恋》作者是我编《伉俪》月刊时投稿认识的。《伉俪》以写真实为主，而她的作品，通过她和爱人从相识、恋爱、结婚乃至爱人患病逝世一系列经过情况，反映出真挚的爱情、倔强的个性、家庭的压迫、人世的炎凉，等等，真是声声泪，字字血，有的读者甚至掩卷长叹，泣不成声，不忍卒读，其感人之深有如是者。当时作者既遭新寡，又罹肺病，贫病交迫，不知所措，眼前呈现出漆黑一团，几致痛不欲生。她的投稿，无非发抒中心悒郁苦闷，聊寄哀

思，并非作将伯之呼，祈求社会的同情和帮助。

全国解放后，《生死恋》作者离沪迁京，我和她失去了联系。最近浙江人民出版社为了重印《生死恋》，访问了作者，并帮助作者和我联系上了。一别三十多年，恍如隔世。这次作者来信说明重版原因，希望我写些纪念文字，当然是义不容辞的。

我认为《生死恋》的重版，有它的一定价值。由于内容是真有其人，确有其事，作者又是身历其境的当事者，非其人不能道其事，非其事不能状其人，既是第一人称，又是第一手材料，现身说法，尤属难能可贵。行文流畅，一气呵成，缠绵悱恻，哀怨动人。惟有至情然后有至文，有至文才能表达出至情。《生死恋》真可说是至情至文的融会，血和泪的结晶。

兹值《生死恋》重版之际，用将经过略述如上。

吴好好

一九八一年七夕

目 录

重版自序	1
《生死恋》重版记	吴好好 4
一 身 世	1
二 初 恋	9
三 拒 婚	23
四 小 别	35
五 抗 命	46
六 母 丧	58
七 压 迫	67
八 重 逢	83
九 战 争	94
一〇 苦 难	106
一一 热 恋	125
一二 毕 业	136
一三 波 折	144
一四 激 变	155
一五 释 嫌	169
一六 枝 栖	185

一七	新 婚	196
一八	结 晶	210
一九	阅 墙	219
二〇	罹 病	227
二一	永 别	238
二二	长 恨	259

自 序	279
吴 序	吴好好 284
读《生死恋》后	周振甫 287
读《生死恋》	刘 钊 293
三版后记	297

天长地久有时尽

此恨绵绵无绝期

——白居易《长恨歌》

一 身 世

从我出生后，到我十六岁为止，在这一长段岁月里，我不知道人世间有所谓悲哀、痛苦，因为我幼年时是生活在那样安逸富裕的环境里面。在这世界上，我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天之骄子”；在这家庭里，我是一个被父母宠爱着的“独养女”；在学校里，我是一个博得师长赞誉的“好学生”；即使在伙伴中，我也是被推为一个吃得好、穿得好、长得好的“顶儿尖儿”。我有着一般生长在富庶家庭中的女孩子的劣根性：骄傲、任性、倔强、摆阔。我的心灵中，只是充满着欢乐、喜悦；却极少机会可以发现我的眼中在淌泪。一个女孩子所希望得到的，我是完全获得了！然而，我并不以此自满；我对自己的前途，有着更大的希望，对自己的生活也有着更美的憧憬。但是，在那样顺利的环境之下，我的生活有了一个转变，我开始第一次流出真正伤心的忏悔的眼泪。也就从这一次的眼泪开始，我的命运，就从此与眼泪结了不

解之缘！

那是在我十六岁的一年夏天，我奉了母亲的命令去探望正在患病的舅母。到得舅母家里，我看见莺表姐陪伴在床边。她看见我进去，就站了起来，悄悄地告诉我说：舅母的病已经很危险了！我就走近床前，叫了一声“舅母”，她的眼睛微微睁着。我就告诉她，母亲本来要自己来的，因为这两天也在不舒服，所以就差我来望望舅母，并转述母亲的话，劝她不要焦急，不要烦恼，安心静养。她听了我的话，点了点头。但是，看她枯黄的双颊，深深地陷了进去，一双水汪汪的眼睛无神地望着我时，我也不禁感到一阵难受。忽然，她伸出了干瘪的手臂，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眼睛睁得大大地对我注视着。半晌，……她才迸出了两句：

“孩子！……你来了……？可是我……我不中用了……！”听了她断断续续的言语，我觉得心里酸溜溜的，又觉得我的眼睛里有水在淌出来了！我以前只知道我的生活里充满着欢笑、喜乐，哪里知道世界上还有疾病的痛苦、死别的凄惨呢？但是，我仍抑住了我的难过，想找些话来安慰她。舅母却放松了我的手，慢慢地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出一张小小的颜色已经发黄了的照片，轻轻地：

“你认识吗……？这照片上的……”

我俯下了头去一看，见左面坐着一个约莫四十多岁的男子，我认得那是我的舅父，坐在右面的正是舅母。那时，她年岁还轻，不但装束入时，而且面貌是那样美丽，不过，在眉梢眼角间，似乎蕴藏着无限伤痛。在他俩中间有一只高脚小藤椅，椅上坐了一个约莫一、二岁的小女孩，胖胖的手，圆圆的脸，非常活泼可爱。我却从没有看见过，我就指着照

片问：

“舅母，这两个不是你 和 舅父 吗？那个小女孩是谁呀？”

不料我这这一问，问出祸来了！我只看见舅母眼中含蓄着的一包泪，霎时间，象滚珠般的滚出了眼眶……，我吓呆了，赶紧拿我的手帕替她拭着泪。表姐呢，也在一旁劝着：

“妈！过去的事不要提了！你病中不应该这样伤心。”

“不……，我要告诉她，我的生命在这世上是没有多久了……”我发觉舅母的眼睛里有着又凄楚、又兴奋的神情。她的声音也比方才响亮些了：“这十四五年的痛苦，老是深藏在我的心底，现在……我将要离开这世界，离开你们了……唉！我的许多儿子女儿……，死的死了，走的走了，眼面前只剩下你们……。唉！让我告诉她，让我在我死前的一刹那……”

她再度把我的手牢牢地握住：

“唉——！孩子！你不认识她吗？也难怪你……，让我告诉你吧……。她……她就是……”

“妈！你又何苦呢？把自己弄得如此伤心……”表姐说着。我听她们这样说着，如堕五里雾中，感到十二万分的奇怪；却听见舅母又在说了，声音简直在发抖，一双眼睛盯住了我：

“她……她就是……她就是你呀！”

“啊——？”我不禁惊叫起来了！

“唉！孩子！我的苦命的孩子啊……，我已死在眼前了，让我把埋藏在心底已经有十五年之久的痛苦……，在我……在我临死之前得到了解除吧！因！我告诉你：你是我亲生的

女儿……，唉！只因为当年你父亲在商业上失败了，你又姐妹兄弟多……，你姑父母恰巧膝下没有儿女，他们就看中了你……，唉……！天啊！我为了要让我自己的孩子可以去享福……，也为了减轻你父亲的负担……，我就硬着心肠，忍痛把你送给了他们……。这张照就是你将要离开我们时拍的，我心里真有说不尽的辛酸和哀伤。你那时是十八个月……，唉！孩子！我的苦命的女儿……，你现在叫我一声妈，你的可怜的妈……，你知道我心里要听见你唤我一声‘妈妈’的希望已经潜伏了十五年了！但是……我现在就要离开……”

我不知应当选择怎样的字句来形容我当时的情感？我稚嫩的心，禁不起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我不知道应当怎样做，我也不知道应当怎样说！天！我所能做的，只是发着颤音喊了一声：“妈……”就跪倒在床前，把我的头埋在她干瘪的手掌里，我开始第一次流出了我真正感到伤心的忏悔的眼泪……！

九月里，深秋天气。阳光有气无力地照在屋脊上。只不过经过三个月的工夫，一个天真欢乐、无忧无虑的女孩子，已经变成一个多愁善感、宜嗔宜虑的姑娘了！那姑娘是谁呢？就是我。

我现在不但知道了自己的身世，看到了我自己生身的母亲永别时的凄惨景象，而且，我也从莺姐那里知道了许多自己家庭里的一切：我知道我生身的父亲在我八岁的时候就与世长逝，我知道母亲在怎样窘迫的境地中挣扎，我知道我们的二姐、三姐、七弟和八弟为了受不住贫穷的煎熬而先后病死，我也知道我们的大哥和四哥为了耐不住热血的激荡而参

加革命，以至葬身沙场！啊！这些……，怎么不使我的个性从欢乐转变为忧郁呢？我变了，变得那样沉默寡言。再加我姑父，——不，他总是我的父亲，为了两年前那一次“一二八”的炮火的冲击，使他在政治上失了势，遭遇到空前的打击，我们这安逸裕如的家庭，渐渐地衰落下来了。那一次的暴风雨，非但严重地破坏了整个的家庭状况，也连带改变了我的生活和影响了我的学习，因为父亲无论如何也不允许我再继续升学了。中途辍学，表面上固然为了家境，但实在的原因，还是父亲的思想顽固。他说：“女子无才便是德。一个女孩子，只要能够看看报，写写家信就得了，给你念到初中，已是天大的情面了，你还不知足，还要继续念……，试问：即使你大学毕了业，将来嫁了丈夫，还不是养孩子，管家务，那时，你一肚子学问有什么用？”

我屈服了！在无奈何之中，我只能蛰伏在家里伴着母亲（也即是我的姑母）过我的小姐生活。从母亲那里，我学会了缝纫与烹调。但是我仍忘不了我自己身世的凄凉和失学的痛苦。这种痛苦时常在夜阑人静，一觉梦醒之后，象一条毒蛇似的偷偷地爬上身来咬啮我的心！

一天，我的同伴璧，来找我闲谈。她是我的邻居，也是我的同学。在战争中，她也失学了。在闲扯中，我得知她正在请住在我东邻的一位惠民君在补习中、英、算各种课目（他和璧的哥哥是朋友）。这消息顿时使我兴奋不少。我的脑膜上霎时浮起一个近廿岁的、老老实实的、温和忠厚的青年的面貌来。我不禁心里在盘算：假使我也能象璧姐那样请他给我补习，那是多么好的一件事啊！我把我心里的盘算告诉了璧姐，她也非常赞同，她怂恿我说：

“最好你先征得了你父母亲的同意，惠民方面，我想不成问题。等你家庭方面通过了，我给你们介绍。”

当晚，我就在母亲面前老老实实在地告诉了她，要求她答应我的请求，并在父亲面前为我疏通。因为我知道我的家庭是古旧的，父亲的脾气是固执的。起先，母亲现出为难的神情说：

“这是不妥当的，让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和你在一起。”

但是，我也深悉母亲的心：懦弱、仁慈、爱护、犹疑。十多年来，我提出某种请求，只要我缠住她不放，最后，她总是依允我的。我摸准了她的心，就倒在她怀里撒着娇说：

“妈！好妈妈！你一定要允许我。这是对我学业有益的事……，我的岁数这末小就已经失学了，将来如何能立足于社会？小伙子不小伙子又有什么关系？假如你一定不允许我，我从此以后，不再吃饭了。”到末了，我竟用无赖的口吻要挟着母亲，我知道妈妈是十二万分宠爱着我的。凭良心说，她虽然不是我的生身母亲，可是，她却把我当是亲生女儿看待的；我相信我这样一说，她未有不允的。果然，她改变了口气说：

“那末，我向你父亲去求情吧。但是，你父亲的脾气不比我，你也不是不知道。依我说：你年纪轻轻的一个小姑娘到璧的家里去一同补习，她家人口繁杂，进出人多，这是不大妥当而且也不甚雅观的。依我之见，你索性名正言顺地请惠民到我们家里来给你补习，他的嫂嫂我也和她攀谈过。这样说，或可邀得你父亲的同意。”

事情总算进行得很顺利。第二天，我从母亲那里听到父亲勉强允许的消息之后，真是高兴得不得了。我赶着到璧

的家里把这消息告诉了她，她也替我很高兴；但是，我一想到要进行到介绍这一个阶段时，天可怜的，我活到十六岁，除了我父执辈是男子而和他们谈话之外，还从来不曾和年轻的陌生男子接近谈过，我哪得不要心慌呢？我念书的学校是教会学校，平时校规极严，同学们从没有什么年轻的男子来找寻或是拜访的。我呢，早晚到校返家，都由家里的车子接送，从来没有机会和一个年轻的男子去交谈。想不到起先是一股勇气，贸贸然地只顾到一面，现在想到见面的难关时，我当然要焦急非常。其实，我们住在这一条弄里也已多年，见面不止一次，只不过大家没有开过口罢了；然而，我当时的心里竟会感到十分局促。

我和璧姐在谈话的时候，已经午后四点钟了。她每天规定他从学校里回来，给她补习一个钟点。璧望了望钟说：

“就要来了，你别怕难为情呢。”

不一会，他果然来了，我的心自然而然地跳荡起来。当他的身子刚跨进璧姐的书房，发现里面多了一个我，我看出他也楞了一下。璧比我老练得多，她笑着说：

“哦！你来了，我今天来介绍一位新朋友给你。这位是林淑华小姐，这位就是徐惠民先生。其实，你们不早就认识了。”

“哦！原来是林小姐。”他笑着说，向我微微地鞠了一躬。这时，我真是窘极了。想不到一个生长在旧家庭中的姑娘，逢到了这种场合，就会这样手足无措；但是，身临其境，我也只能硬着头皮说：

“不敢当，徐先生，听说你在校中念书非常用功，真是景仰得很！”